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三十五辑 (总第二三五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五辑（总第一三五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135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7
ISBN 7-5034-1015-9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2997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通州燕山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云浩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625 字数: 195 千字

印 数: 3500 册

版 次: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3.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目 录

青年自述

回忆与思考	经叔平(1)
-------------	----------

战争风云

张学良驻节北平军政概述	荆有岩(5)
糊里糊涂的热河战役和长城战役	杨安铭(15)
我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工作的日子	谢和赓(28)
我在抗日战争中侦破日本密电回忆	池步洲(38)
我所亲历的洛阳保卫战	张平座(78)
国民党第三十八军被迫投降经过	李振西(83)
东北抗日义勇军击败马仲英纪实	陈方伯(111)

史海钩沉

国民党军政头目对湖北堤工费的八次掠夺	胡忠民(123)
民国时期义赈奖券内幕	吕仲勉(129)
我赴河南省处理赈粮贪污案经过	金汉鼎(133)
1942年河南大旱灾片断	张仲鲁(137)

DK17/03
美麦借款办理工赈片断 董介如(140)

文化轶事

西安《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始末

..... 赵燕南 徐景星(144)

“东亚文化协议会”为何物? 周作人(158)

难忘的张大千溥心畲的艺术合作 黄 均(163)

曾侯乙墓发掘亲历记 郭德维(167)

教育纪闻

五四前后的北京大学俄语系 高兴亚(180)

忆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 何宏钧(186)

外交史话

段祺瑞二三事 曾毓隽(192)

1919年我参加协约国作战部队出兵见闻

..... 贾润泉(202)

人物述林

傅作义在北平解放前夕 马青凡(207)

苏静谈傅作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张新吾(219)

交通谈往

成渝铁路修路通车亲历记 赵健民(228)

耆年自述

回忆与思考

经叔平

今年是人民政协成立 50 周年，人民政协伴随我们的共和国走过了半个世纪。我从 1950 年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开始，历任委员、常委、副秘书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到 1998 年在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至今已有 48 年，所以说我对政协有着很深的感情。

政协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具体体现，几十年来荟萃了社会各界有代表性的人士，为国家的发展和建设谏言献策，很好地履行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主要职能。我感到，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政协委员是极为尊重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协的地位越来越高，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越来越受到重视，每年一次的政协大会和人大会议一样倍受世人瞩目。

回顾几十年来我参与过的政协工作，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且最富挑战性的要算是 1989 年参与海南岛洋浦土地由外商承包开发问题的调查工作了。

那是 1989 年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期间，张维等 5 位委员联名就海南省拟就洋浦地区 30 平方公里的使用权，以每亩 2000 元 70 年时间有偿转让，由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承包成片开发建设，建立经济特区的做法，在大会上发言，表示了不同的看法；200 多位委员也就这个问题分别联名提交了提案。报刊登出后，引起国内外很多议论，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些人基于民族感情

提出要维护国家主权的问题，一时间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一问题立刻引起全国政协的重视，专门成立了由经济委员会组成的专题调查组，拟从了解洋浦成片出租土地的有关情况入手，进而对我国开放地区向外有偿出让土地的有关政策提出意见和建议。调查组由我担任组长，当时我是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成员有田光涛、沈元、张英等委员以及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调查组首先邀请国务院特区办、国家土地管理局的负责同志介绍了我国特区开发的有关政策和规定，以及国有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政策规定及国内外土地使用转让等情况。

5月15日至20日，我们一行人到达海南省儋县洋浦地区后，看到的是一片不毛之地，整个洋浦地区没有什么完整的公路，只有一条从海口到洋浦的公路。这里的确是一张白纸，而要在这张白纸上面画出一幅开发建设祖国海南的画卷又的确需要资金和时间。作为祖国沿海的经济特区，当地政府急于改善这里的环境，提高这里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准，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良好的愿望代替不了严峻的现实。如果不根据自己的现实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并进行工作的话，很可能欲速则不达。而当地政府的发展目标是放在他们的远邻深圳上，希望也能和深圳一样很快矗立起摩天大楼，到处是发达的工业区。因此，他们急切地希望我们这次能很快做出同意他们同外商进行土地转让合作的决定。

调查组先后与省委、省政府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情况，并到洋浦地区实地考察，还分别与当时省里的负责同志许士杰、梁湘、邹尔康、姚文旭等交换了意见，并在大量深入细致的调研基础上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写出了调查报告。记得调查报告的总结性意见大意是这样的，海南刚建省，经济上薄弱，基础设施差，为加速海南的开发建设，海南省从实际出发，选定洋浦作为试点，加快引进外资步伐，其做法基本上是符合改革开放精神，且是有法律依据的，在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也是允许这样做的。

在与当地有关同志多次的接触中，我曾向他们提出，你们与深

圳有相似的地方，即你们都是经济开发地区，但你们又各自有独特之处。如深圳紧挨着香港，可以搞前店后厂，即香港作为店面，深圳作为加工厂。香港早上一个集装箱运来，下午就可以把货物装箱送走，在这一点上你们没有深圳的优势。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你们又有比深圳强的地方，你们那里是亚热带地区，农作物长势非常好，作为旅游业也十分有前景。而你们这一优势深圳没有，所以你们的发展计划里应该考虑到这一点，而不要盲目地攀比，不要他们做什么你们也一定要做什么，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们要结合你们的优势开展土地资源的开发工作。

当时澹县领导开发土地资源的热情十分高涨，他们自然非常希望我们支持他们的做法。而我说的这番话在当时来讲确实有些泼冷水的意思，但我的话又是实话。最后，我们在报告里是这样说的：这地租出去是不会丧失主权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具体执行工作中不注意的话，我们有可能会丧失主权。当时这句话引起了海南省行政领导不小的反应，他们向我们提出，能不能不在报告里面出现这话，既然前面已经肯定了我的做法，干嘛后面要加上这样一个尾巴呢？我说，开发这块地，经济上可以由人家去搞，但在地区行政事务上如司法、公安等一定要掌握在我们的手里，不能所有的事情全都由他们来管理。仅就洋浦开发区 30 平方公里，每亩 2000 元，租期 70 年由外商成片开发的设想这一点来说，应属于法律允许的商事行为，不能得出对国家主权造成危害的结论。但在具体谈判和管理过程中则要防止因工作的疏漏造成主权受到侵害的事实。我对他们说，为什么人家要怀疑你们这样做会丧失主权，就是怕 30 平方公里土地租给人家会变成租界，所以我说后面这句话是一定要写上的。我认为，地价便宜不便宜是次要的，关键是合作方式是否得当。举例来说，韩国的一个汽车集团到加拿大去开办一个汽车厂，圈了一大片土地，有好几平方公里。加拿大政府要的租金只有 1 加元，他们了解韩国这个集团在建好这个汽车厂之后，能解决 1200 名加拿大人的就业问题。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在意土地的租

金是多少,关键是要解决本国人民的就业问题,因为这在加拿大政府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如果每个人每年可以拿到2—3万元薪水的话,这些工人全年一共可以拿到几千万元。加拿大算的是这样一笔账。我说你们每亩土地2000元钱既不便宜也不算贵,关键看你的着眼点在哪里。我还提出,根据国外的经验,土地可以很便宜,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只占地不开发是不行的。哪一年你要投资多少钱,一定要按照计划投。假定你不按计划投资的话,这块地是要收回的,因为便宜给你是要你开发的。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当地领导接受了我们的提法。

调查报告完成之后交由全国政协办公厅报到政府有关部门。同年,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予以回复,原则同意调查组对上述问题的意见,至此,洋浦有偿出租土地问题的争论基本上告一段落。

9年过去了,当年那场争论已经被很多人淡忘,然而在我的记忆中却留有深刻的印象。我始终认为当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我深切地感受到,正是由于有了广大群众的参与意识,党和政府的负责精神,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科学态度,才使我国的各项工作取得了今天这样巨大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新事物层出不穷,这就给我们政协委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了我们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相信在我们全体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的努力下,政协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我庆幸自己生正逢时。

1999年

战争风云

张学良驻节北平军政概述

荆 有 岩

1930年夏,军阀蒋、冯、阎中原大战已近尾声,张学良在与蒋介石合作之后发表和平通电,于9月进军关内,10月4日接受四省两市政权。9日在沈阳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10日在北大营举行隆重的校阅军队仪式,11日进驻天津,将副总司令部设于北平。迄1933年热河沦陷后下野到上海为止,这是奉系军阀由一段高潮转趋没落的时期,其政权是资产阶级的。当时我追随张学良任河北财政特派员,参与华北的财政计划、年费支配和措施。虽属亲历并参考日记,但究已事隔多年,难免挂一漏万。

一、军政情况

自1928年底东北易帜起,张学良开始和南京蒋介石接近并合作。1930年6月,蒋介石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6月29日,蒋介石派张群携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特任状送来沈阳。8月29日,张学良由北戴河回沈阳,决定进军平津接收冯、阎政权。

东北刚刚易帜时,沈阳即成为各地军阀前往拉拢的政治中心。当时全国以蒋介石盘踞的南京和阎锡山、冯玉祥占有的华北势力为最大。这两大军阀势力正酣战于黄河流域,阎锡山又和汪精卫的国民党西山、改组派搞扩大会议于北平。各方都派有爪牙来沈阳拉拢张学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凡有私人和同学等关系者,必派代表

前来，一时间沈阳政客云集。我们在沈阳各机关的负责人在那些日子无不处在频繁的应酬交谈中（我当时在沈阳任银行会办，必参与这种接应）。阎锡山的代表前后有张维清、温寿泉、杨廷溥、孔繁蔚、傅作义等；冯玉祥的代表前后有熊斌、薛笃弼、何思源、秦德纯、张树声等人；蒋介石的代表前后有何成浚、方本仁、吴铁城、张群、李石曾等人。此外尚有韩复榘的代表葛光庭，石友三的代表毕广垣等。冠盖往来，络绎于途，饭店酒肆盛极一时。最出风头者为吴铁城携带上海歌妓充其夫人进出应酬交际场所，颇为众所注目。

1930年9月初，张学良于沈阳编组进关部队计为两个军，每军率有四五个旅。除骑兵外，步兵旅均为三团制。第一军担任平绥平汉两线，地面较广，是以前其编制比第二军多步骑兵各一个旅。两军都配属有办理外交的人员。

二、政权接收

关于政权接收方面，1930年9月4日首先接收青岛。时各方来电响应张学良的和平通电。阎锡山派贾德耀为代表，冯玉祥派薛笃弼为代表来沈阳接洽双方交接事宜。9月25日夜，张学良召集所派平津以及河北省的大批官吏，主要有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河北省主席王树常、河北省财政特派员荆有岩等共约30余人开会。开会之前我们并不知晓会议内容，这是张学良的一贯风格，他曾分别与我们谈话，指明各人所担任的职务以及进关的用意，至此方知今夜产生了大批的新贵。张学良为每个人作了简单的指示后，又为集体训示。大意有以下三点：1. 进关的目的是为中国的统一和停止内战，并且阎、冯等欢迎我们早日去接收；2. 要剔除积习一新政治；3. 谨慎从公，勿为地方人士借口攻击。讲话之后乃聚餐直至凌晨3时方散。

9月30日午后，我们同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分乘两列专车直开天津、北平。到达后我们都约定于10月4日分别到各机关接收。北

平的治安已先由卫戍司令于学忠布置妥贴,天津则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早已到达。阎、冯对各机关都留有交代人员,有的由首长亲自交代。各机关除衣物一无所存外,大部分公有物品和卷宗尚称完整,晋军张荫梧所留下来的卫戍司令部除只有空房一处外,乃一物无存(地点在西安门内旧参谋部,今北大医院地址)。阎锡山派其旧天津市长徐廷献为接洽负责人。我们这次接收为历来军阀政权更迭最为和平的一次。就我所接收的财政特派员公署而言,阎锡山任命的苏体仁等亲自等待接收。财特署为旧财政部遗留下来的唯一主管财务的机关,我接管时显示和平处理者有三事:一为阎、冯所借属于地方群众性的现款如在平津银行团以契税为抵押的借款予以承担;二为有关教育经费如陆军大学、天津南开大学补助费、蒙藏学校、警官学校、盐务学校、艺文中学等的经费均予以照顾拨付;三为有关民族事务及人民福利如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经费一律照拨。以上就财务而言,均为过去军阀政权更替时所办不到之事,而如今在请示张学良将军之后,均得以圆满解决。

三、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

张学良于平津政权接收之后的1930年10月9日,在沈阳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次日为国民党双十节,张学良在北大营举行盛大阅兵典礼。被检者为王以哲一旅部队。11月7日,张学良由沈阳动身,嗣后到天津组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于北平,地址在西长安街旧财政交通两部处。

四、东北国防军实力和改编番号

张学良于1930年11月10日夜携随员(总务朱光沐、秘书叶弼亮、副官黄显声、军需苏金斌等)赴南京,于12日上午到达,和蒋介石会面。这是张学良声望的一个高峰时期,张学良受到蒋介石集

团予以最高的待遇。蒋介石授权张学良改组阎锡山、冯玉祥所存留的部队，并以华北的收入供给华北的支出。此外，于13日发表刘冀民为察哈尔省主席，率其步兵第四旅入察，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张学良在南京共逗留了23天之后，方于12月4日离开南京，6日回到天津。

张学良回到天津之后，于1931年春夏之间将东北军的番号重新改编，并加以“独立”二字。早在1928年张学良由防地回沈阳之后，曾将其东北军缩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省防军由地方财政支出，为数不多。国防军计辽宁步兵14个旅，骑兵4个旅，炮兵3个旅。之后又收编张诚德的骑兵一师（等于一个旅），收编刘桂堂步兵一个旅，吉林8个步兵旅、1个骑兵团及独立团营等等。

五、阎、冯军队的缩编

阎锡山、冯玉祥于1930年秋接受张学良和平通电交出军政权，其所留下来的军队，队号纷乱，部队庞杂，尚有七八十万人。因饷糈困难而坐食地方。这些军队驻在绥远、陕西、豫北、冀南各处，待张学良11月8日到达天津后，晋绥各将领纷纷谒见，要求改编。晋之商震、徐永昌，西北军宋哲元、庞炳勋及孙殿英连日洽商，以编遣部队的费用存留部队的饷糈，均难得确定办法。此时的情况是：冀察两省每月的收入不足200万元，拟作东北军人关部队开支，而晋、绥两省收入仅有100万元，以之维持庞大复杂的阎、冯残部实所难能。况且编谁遣谁不可能立刻决定。张学良乃令晋、绥各部队将领暂先回各自防地做准备，俟11月10日赴南京和蒋介石见面之后再作决定。

张学良在南京和蒋介石数度磋商，蒋乃将晋、绥部队所编之责任全权委托张学良办理，提出要大为缩减。但这里存在着如下矛盾：蒋介石是要借张学良之手消灭冯、阎残部，以使对手消减实力；张学良则以冯、阎去拉拢晋、绥军队以增强自己的实力，但如若存

留过多则不好统驭。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形，所以导致张学良在南京逗留了 23 天之久。直至 11 月底，国民党四中全会召开完毕，做了最后的确定。晋军编为四个军，西北军宋哲元一个军，庞炳勋一个师又孙殿英一个师，石友三部仍保留其第十三路总指挥。经费由副总司令行营统筹统支，南京政府每月协赏 100 万元，另石友三部协赏 60 万元，由南京协拨 40 万元。仅编遣费用一项未做出决定。张学良在南京原准备赴沪一行，以晋、绥军编遣事急，蒋介石催张学良速返处理，于是张学良于 12 月 4 日离开南京，及 6 日到天津。

按张学良所定晋、绥军编遣办法，阎、冯残部需遣散 50 多个团，而以军官为多。因许多残缺部队只有番号及官佐而士兵不多，是以在遣的军官大约有 2000 多人。至于遣谁留谁，张学良委托晋军方面商震、徐永昌负责向各部队洽商办理，西北军则由宋哲元、庞炳勋及孙殿英各自负责，张学良部乃不做独断处理。因此晋军以部队庞杂且都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从而协商编遣十分困难，且编遣费又无着落。当时我在张学良的部下主管财物，商震数度向张学良请示，要我赴晋帮助处理。张学良则和我商量，晋军编遣，我们只能指示方针，具体则要由他们自行解决，如若我们插手则必然受其拖累。虽然如此，仍以商震的多次要求，乃于 1931 年 1 月由我向平津银行团代为借编遣费 100 万元，用晋、绥省税收为担保。然而银行不信任晋方，坚决要求由财政署负责。后来商震辞去山西省主席，由徐永昌继任，竟以无力偿还赖在财政署身上，乃不得不代为清偿矣。

六、石友三叛变与东北军又一部进关

石友三同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均起家于冯玉祥的侍从人员。阎、冯中原大战失败，石投降蒋介石被任为第十三路总指挥，驻在河北省南部顺德一带。张学良主政华北，石友三归张指挥。以其

为东北人有地域关系,1930年11月,在张学良未入关之前,石友三到沈阳谒见,张学良曾送其20万元,石亦对张极其恭顺。张学良到南京面见蒋介石,谈到编遣阎、冯残部问题,蒋介石曾暗示石友三可靠,而石友三独能以每月饷糈60万元包干。是项款由南京协拨40万元,每月由平汉路垫交,由张学良的副总司令行营发20万元。

1931年春,晋、绥各军均行缩编,张学良命令石友三部缩编为三个甲种师,第一师驻顺德,第二师驻彰德,第三师由石友三兼师长,参谋长为唐邦植。然而石友三实际上并未缩减,在顺德一带扣留多数铁路车皮。虽然经过路局交涉以及张学良的电令,其仍然不肯全部交出。石友三颇有野心,向蓄意倒张和轻视东北军,认为该军不值一提。1931年4月30日,张学良赴南京开国民党代表会议。临行前曾召石友三来天津相晤,然石却不肯来。张学良在南京开会时驻宋子文财政部办公地点铁汤匙。当时我与张学良随行,知道张学良与蒋介石对于处理石友三之事颇有异议。5月20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北平,未几天便患病入协和医院治疗,从而不能处理公务。石友三得知张学良病情严重,认为有机可乘,遂勾结日本人,为进攻天津进行财政供给,遂编部队为五个军。

1931年7月15日,石友三自顺德通电讨张兴师北上,石的参议刘雨舟以新自北平返谏阻石用兵,竟被石处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与石友三结合颇密,然蒋介石亲信蒋伯诚数次赴济南时,韩却皆向其表示绝不参与石友三叛乱。

当然,张学良北返时,早已对石友三的举动有所防备,旋即以重病不能理事。东北军首脑于学忠、王树常、万福麟等集议布置军事。此时,身为河北省主席的王树常主张要稳健而退出关外,至于石友三的叛乱应由蒋介石的中央军来讨伐。然而主战的呼声甚高,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为主战最有力者。遂充实东北第一、二两军实力,由关外增调黄师岳、缪澄流、常经武三个步兵旅。乔方、王和华两个炮兵旅,外加几个骑兵旅组成骑兵第二师。乃将旧东北军第

一、二两个军名称扩充为东北第一、二集团军，分别由于学忠、王树常两军长指挥。又抽调何柱国旅驻扎于山海关至唐山之间。此为张学良主政北平，东北军又一部入关。此外又续由黑龙江省万福麟部调进关两个旅接充第二集团军前进部队防地。

至此，对石友三的作战部署，系由于学忠第一集团军为主力，截击石友三部队于定县以南，并配合蒋介石军队分几路向石友三驻地进发。7月28日夜間，南军占领顺德，石友三失去了根据地。之后商震亲率高鸿之旅出娘子关。石友三除与日本人有勾结之外，还曾接受广东陈济棠所给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称号。在北进作战中，以手枪旅及大刀队冲破十四军阵地，后经于学忠督战并空军轰炸乃将石部击溃。7月末8月初为全线战斗接触。8月4日石友三部沈克在曲阳倒石，5日石部全线溃败。石友三率其特务营200余骑由无极、深泽间逃跑，后归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石乱乃就此结束。后来东北军除二十旅常经武仍调回关外，其余即留驻关内。东北军与蒋介石的刘峙部队防地以漳河为界。石乱结束后，蒋介石密送于学忠、王树常各10万元用以收买之费用。

七、张学良热河失陷，下野出国 及编组所留下的军队

张学良在北平主政期间，其指挥机关名称曾变更了三次。张于1930年10月9日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于沈阳，11日设副总司令行营于北平。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以东北三省沦陷而引咎辞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遂于12月16日将副总司令行营改为北平绥靖公署，张为北平绥靖主任。绥靖公署的性质与副总司令行营无甚差异，仅更换牌号而已。

1932年6月中旬，行政院长汪精卫到北平。除会晤国际联盟调查团之外，乃和张学良接洽政务，意见不合。因汪主张对日妥协，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汪还责张“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

在防地以内，言抵抗断非他人所能越阻”。张乃责汪“除空言外无实在御侮整个计划及全盘指导办法……除发热烈呼号外，绝少有力组织。”8月6日汪去职，赴沪电张请同时引咎辞职。华北将领愤而斥汪为“苟且出山，胡乱下野，以国家最高之政治机能视为个人意志斗争之工具，无价出卖坐待亡国之民。”汪张交恶愈演愈烈，张便辞去北平绥靖主任之职。8月17日国民党中央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自兼分会委员长，而将张学良名字取消。这是国民党蒋介石与汪精卫狼狈为奸，分化东北军人，利用对日外交割裂东北的险恶手法。是日，华北57名将领联名通电挽留张学良。电内痛斥汪精卫所谓“弥缝现状以委过苟安为能事，唱抵抗胸无定策，不丧权不辱国而淞沪和约内容如何？”；“汪深知欲救中国非中日亲善不可，欲达此亲善之目的非驱逐日人所恨之张学良下野不可。”于是在相持十数日之间，蒋介石不得不令张学良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理分会委员长执行职权。军分会下设三处十二组，其编制较绥署为大。8月末，张学良改组冀察两省政府，于学忠任河北省主席，王树常任天津卫戍司令，宋哲元任察哈尔省主席，我则由河北省财特署调任长芦盐运使。

1933年2月25日，日军进军热河，承德于3月4日晨失陷，热河主席汤玉麟不战而去。此时张学良乃陷于最艰苦的境遇：外有敌人压迫，内有国民党的排挤，承德4日失陷后何应钦即于5日到平，更予张以精神刺激。张学良失所依据，乃做辞职表示。当时有西方评论说：“张学良于1930年11月以国民党委员资格出席国民党中央会，即为其政治生命宣告死刑……张为罪恶的顽固传统观念所贻误，以致在巨大灾祸中，久成为一可悲人物……可怖事实成为巨轮下折翼的蝴蝶。”

之后蒋介石率秘书长杨永泰北上，亲自处理张学良事。张学良派王树常迎蒋于高邑，借以探寻蒋的来意。王随蒋于3月8日下午到石家庄，未得要领，只得电告张学良前来保定晤蒋，是日宋子文等自南京飞保定来石家庄。及王树常转回北平，张学良已于9日晨